

中國國民黨講演

集第二集



中國國民黨講演集 第二集 目錄

中國國民黨何以此次的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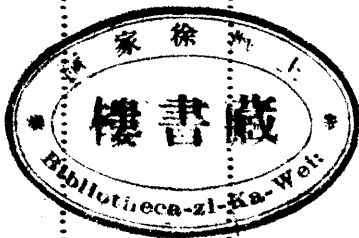
政治與羣衆.....

目 錄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9 4640B



汪精衛

汪精衛



~~1575628~~

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次的宣言

汪精衛

中國國民黨的宣言，已由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的公布了。宣言的內

容，已明明白白的揭露出來，供黨內外人的研究和討論。我如今所要說

的，卻是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宣言？又何以將此宣言公布於天下？

我相信我自己和我的同志，在今日的環境中，精神上有一種說不盡的苦痛：便是中國的現狀和我們的主義不能相合，不但不能相合，而且相反；我們根據主義來建設中國，理想上現狀是要如彼如彼的，而今日的現狀卻是如此如此，難道我們當日的革命，是要做成如此的現狀的麼？那必不然，然則革命以後，中國的現狀，何以竟至如此？

中國以內，無論何處，都是曾經過一度革命的影響的。自經過一度革命的影響以後，所發生出來的現狀，卻是武人猖獗，官僚放恣，眞真是民不聊生，和革命的主義，立於極端反對的地位。

這些現狀，自北京以至凡在武人官僚勢力下之各處，是隨時隨地，無不發見的。這還可以說，以上各處，都已在反革命勢力盤據之下，然則革命黨勢力所及之地方，又如何呢？革命黨勢力所及之地方，以廣東爲例，略說如下：

民國十年至十一年六月以前，廣東有些市政的進行，有些教育計畫的設施，也有些縣知事民選的試辦，表面看去，似乎是有革新的傾向了；然而按之實際，平民政治的基礎，全未奠定，和平民政最不相容的如募兵。

制等等問題，全未解決，在這種的地盤之上，施行種種革新的事業，設個極不堪的譬喻，就和一個人身體上有了隱疾，卻將美麗的衣服，來遮住體膚，浮艷的脂粉，來掩住面容，是一樣的。這一個人精神上的苦痛，也可想而知了。

十一年六月以後，至於今日，索性連那些裝飾品也不要了，赤裸裸的將渾身的隱疾暴露出來，古人說得好，「諱疾忌醫」，如今疾是不諱了，醫卻還是忌的。

十年冬間，有一個外國朋友，來看廣東。他對我說：「喂！這不是國民黨得了廣東，卻是廣東得了國民黨呢！你看國民黨進了廣東之後，只見廣東，不見國民黨了！」我聽了他這番話，只有置身無地。他又

對我說：「我惟有希望你們撇了廣東，從新再做。」我答道：「我們撇了廣東不難，只是交給誰呢？難道交與吳佩孚麼？」他聽了也只有啞然，不知所答。

去年冬間，另有一個外國朋友，也是如此的說；他說：「你們不要苦心維持廣東的現狀了，這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我答他：「我們不維持，交給誰維持？交給廣東一班羣衆麼？羣衆是不知道承受的，交給敵人麼？包管敵人比我們壞十倍；我們是不得已的，纔弄得這樣壞，敵人是安心的要弄得那樣壞。」他聽了也是無言可答。

諸君！我不是將什麼「吉栗各六之言」，什麼「古里丹都之言」，「來眩惑聽者；我不過因爲他們「旁觀者清」罷了。我也不是對於

「吉栗各六」和「古里丹都」欺負他不知中國的事情，隨口抵賴，我且將理由寫在下面。

爲什麼我說「我們是不得已的纔弄得這樣壞，敵人是安心的要弄成這樣壞？」試看元年以來，至於今日，凡是坐在北京握著政權的，眞眞是隨時隨地有他們建設的機會，他們不但不去建設，反去縱他個人的私慾，平空的製造出許多亂子來，將一些建設的萌芽，都摧殘乾淨了；到今日，國勢危殆，民生憔悴，他們却一個個的趾高氣揚，視人命如魚肉，取帑藏如拾芥，是不是安心的要弄成這樣壞？

回頭看一年以來之廣東，吏治是無可言的，財政是無可言的，「賣公產」「拉夫」等等，成爲千夫所指的罪惡；然而一年以來之廣東，它的環境

是怎麼樣的？北面呢，是敵兵數萬，由江西殺來；西面呢，是鄰寇數萬，由廣西殺來；東面和南面呢，是叛兵數萬，仗著敵人的接濟，由東江和高雷殺來；眞眞是四面受敵。革命黨的領袖孫先生，率馳驅萬里轉戰經年的兵士，周圍苦戰，不「賣公產」，拿什麼做餉？不「拉夫」，拿什麼做運輸？這兩件事一做，其他吏治財政也就不用了。敵人和叛兵方面，看準了，不剷除這些革命黨，不能在民國以內，隨意橫行，故此拚命要將他剷除。這些革命黨也知道，若被他剷除，民國必然隨以斷送，故此拚命要和他抵禦。

「我願意爲正義而犧牲的，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則人亦必願意爲正義而犧牲。」試看孫先生的幾番演說，對於廣東現狀，真是迸出滿腔的熱血，和濺出滿眼的痛淚來，在革命黨勢力下之廣東，弄成這樣壞，眞眞是不得

已的，不是安心的。

難道說一句「不得已」就算了麼？不然！不然！我還有話留在後面：

我如今先要問的，是我方纔所說的，「便將廣東交給廣東的羣衆，那廣東的羣衆，也不知道承受」這一句話，究竟確不確？我以為是十分確的，因為今日廣東羣衆的態度，對於革命黨和革命黨的敵人與叛徒，似乎還沒有判斷。他似乎說道「最好你們不搗亂，讓我過些太平日子」至於為什麼搗亂，為什麼過不得太平日子，他似乎沒有過問。有時他受了軍隊的騷擾，也知忿怒，也知抵抗，但是他似乎祇知道討厭軍隊的騷擾，卻從未研究軍隊騷擾的來源。我真佩服他在這樣亂糟糟的環境裏頭，能

過這樣毫無容心的日子；因爲這樣，他荷包裏的錢，只有被人用賭局騙了去，用強硬手段搶了去，從沒有他自動的有目的有計劃的拿出錢來。因爲這樣，一樣的出錢，不但享不著福，反賺些罪來受。這樣的羣衆，便是將廣東交給他，他如何會承受，只有被敵人和叛徒從他手裏頭，一把搶了過去；不然，便是羣衆裏頭鑽出幾個劣紳土棍，一把搶了過來，將羣衆任意的侮弄，接二連三，還是不休。

我不是只知咒詛敵人和叛徒，我不是只知埋怨羣衆，我對於革命黨不得已的行爲，並沒有寬恕。我所要說的，只是要人人知道我們釀成今日的現狀，革命黨、反革命的敵人和叛徒、漠視革命的羣衆，都應該擔負責任。敵人和叛徒，是不肯擔負責任的，至於革命黨和羣衆，卻不能不擔負。

那。麼。革。命。黨。和。羣。衆。便。要。商。量。一。個。共。同。擔。負。的。方。法。

說到這裏，我且舉出廣州一個現狀來，做條引綫——廣州當軍事緊急不得已而拉夫的時候，大街上，一頂三人抬的轎子，中間坐着一位姨太太，滿身珠寶，安安逸逸的，四下裏看着熱鬧，拉夫的走向前來，將中間的一名轎夫，拉過去了。這時候，前後兩名轎夫，雖也能將轎子抬起，卻是風頭已大減了。姨太太怒容滿面，很很的咒罵：「革命黨應該天誅地滅，爲什麼滅了我的風頭！」被拉去的轎夫，愁容滿面，心裏說道：「這可遭瘟了，眼見得要赴戰地工作了，幾時纔能夠回家呢？」這姨太太和轎夫兩個人，一樣的心裏不快，一樣的唉聲歎氣，卻是一個祇爲滅了伊的風頭，一個卻爲身體和自由遭了意外。

姨太太的心裏頭，只要過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什麼革命黨，反革命黨，全不與伊相干；只要擾不着伊的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伊便什麼也不管；不然，便要咒罵的。革命黨對於這一類的人，應該怎麼樣？第一要問的，在這戰事裏頭，我自己是否和姨太太一樣，只要過些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如果是啊，我自己已不是革命黨，已成了革命黨的叛徒；第二要問的，在這戰事裏頭，能否容許有一部分的人，什麼都不管，只會過他那安逸而有風頭日子；第三要問的，在這短時期內，我們人類，縱然做不到人人都過平等生活的日子，卻是能否容許過分的懶惰和過分的疲勞，永永的相形著。

轎夫的心裏頭，覺得我是一輩子沒人理會的；平時呢，將這身體來做

牛馬似的生活；戰時呢，拿這性命往戰地裡送；什麼革命黨，什麼反革命黨，都和我沒相干。革命黨對於這一類的人，應該怎麼樣？第一要問的，革命黨曾否想到有這一類的人，日日過這樣的生活，可曾替他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第二，如果想到了，想出方法了，何以不能實行？第三，這一類的人，決然是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的，然不願意，何以忍受呢？何以不能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呢？何以有人替他想出一個解決方法，他竟不知道呢？

我們如此的一一追問下去，便可以明白革命的主義和革命所惹出來的現狀，所以不能一致的最大原因，是革命黨和羣衆還沒有真正密切的結合。革命黨雖抱着爲羣衆利益而奮鬥的目的，卻不能得羣衆自動

的助力，所以不得已的乞靈於羣衆被動的助力了。然而被動的助力，是極單薄的是極散漫的，不但不能供達到目的之用，反而把目的蒙蔽住了；所以纔有種種與主義相矛盾的現狀演了出來；如今要除去這些現狀，惟有使羣衆明白主義的真面目，惟有使羣衆知道爲革命而奮鬥，便是爲羣衆利益而奮鬥，也便爲自己利益而奮鬥；羣衆得不着利益的時候，自己決不會得着利益的，若然得着，便是羣衆的蝨賊了。如此羣衆裏頭對於革命黨，知道革命不單是他的事，知道不能將革命事單望於他，他只是羣衆裡頭一個搖旗吶喊的先鋒，羣衆卻是他的大隊；羣衆裡頭雖然還有些人，只圖自己過些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然而因爲這是羣衆所不許的，他也不能不跟着羣衆的意思做了。在奮鬥的時期之內，羣衆裡頭雖然還是

握着苦痛準備着犧牲，也許痛苦和犧牲的程度，比前更利害，然而苦痛是有代價的，犧牲是有目的的，由被動的地位，進而至於自動的地位，不但良心安慰得多，便是勇氣也增長得多了。這樣做去，眼前一切與主義相矛盾的現狀，自然便漸漸的消滅了，根據主義而發生的現狀，自然便漸漸的發生出來了。

革命黨如何能和羣衆做真正密切的結合呢？第一要訓練革命黨自己，第二要向羣衆宣傳。

根據這訓練和宣傳兩個理由，中國國民黨纔有此次的宣言。宣言的第一段，將中國的現狀，毫不隱諱的揭露出來，便和一個人將自己的疾病傾吐出來一樣；第二段將中國國民黨的主義，詳細的解釋一過，便和對

着。疾。病。擬。出。根。本。療。治。的。藥。方。一。樣；第。三。段。將。最。少。限。度。的。政。綱，鄭。重。的。列。舉。出。來，便。和。對。着。疾。病。施。行。救。急。與。看。護。一。樣；中。國。國。民。黨。是。否。在。羣。衆。利。益。着。眼，是。否。願。意。爲。羣。衆。利。益。而。奮。鬥，看。了。這。宣。言，也。可。以。明。白。了。

羣。啊。衆。現。時。中。國。的。病。狀，是。否。如。宣。言。所。說。的？對。於。這。病。狀。療。治。方。法，是。否。如。宣。言。所。說。的？如。其。是。啊，宣。言。的。實。行，便。是。衆。羣。的。責。任。

政治與羣衆

汪精衛

這幾日內，「南洋」「同文」「文治」幾間大學，邀我去演講。我的演題是「政治與羣衆」，內容分爲幾個問題：第一問，「今日衆羣最缺乏而又最需要的是什麼？」答的是「好政治」；第二問，「如何能得好政治？」答的是「祇有革命」；第三問，「革命如何能得成功？」答的是「祇有得羣衆的協力」；第四問，「如何能得羣衆的協力？」答的是「祇有結合一個以羣衆利益爲基礎而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這幾日，就這幾個問題，逐一討論，有各異的所在，因爲特別注意之點，有時不同；有相同的所在，因爲講者雖然重複，

聽者却不是重複；如今將他湊合起來，做成這一篇演說辭。

最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全國人民對於國事，都抱着精神上的無窮痛苦。在全國人民裏頭，越是有思想有知識的人，那些痛苦越是加甚。難道那些痛苦，便永遠不能解除的麼？便永遠不想解除的麼？譬如父母有病，爲人子的，越是憂心，越是着急的延醫診治；對於國事，也是如此。我們不但抱着苦痛，還要着急的想出能解除苦痛的方法。

一個人若沒有缺乏的時候，往往不知道需要，不知道需要的時候，往往不知道承受；如今既已感着苦痛了，便已是知道缺乏和需要了，便已是知道承受了。然而對於簡單的現象，或是如此，若是複雜的現象，他的知道，便不能如此貫徹。例如一個人，饑而思食，可以說是因缺乏而知道。

需要，及其得食，可以說是因需要而知道承受；然而那些食料裏頭，是否適宜於衛生，是否適宜於這個人的體質？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補益的質料，這裏頭剛剛沒有，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避忌的質料，這裏頭剛剛存在，如此則食了下去，往往非徒無益，而且生病。他所承受的，未必是他所需要，他所需要的，未必是他所缺乏；換一句話說，他所缺乏的，他不知道需要，他所需要的，他不知道承受，吃飯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尙且不容易知道；蘇格拉底每舉一事問人「你知道了沒有？」那人答道「知道。」及至蘇格拉底逐一的問下去，那人畢竟是不知道。如今我舉吃飯這一件事來做個例，已是如此。國事比較吃飯，複雜何止幾倍，所以我們對於國事，要想救治，不能不先問一句道：「他所缺乏的是什麼？他所需要的。」

是。什麼？」

好。逸。而。惡。勞，是。人。類。的。天。性，好。生。而。惡。死，尤。其。是。人。類。的。天。性，如果告
訴他道，「這件事情，你是必須去做的，」他根據了好逸惡勞的天性，搖搖
頭，不肯去做；如果告訴他道，「這件事情，你如果懶着不去做，你便要死在
眼前了，」他根據了好生惡死的天性，沒了法，也只得搖搖頭，嘆口氣，終於
去做了。從前進化學者說，「進化是人生幸福所必須的，」有許多人，搖
搖頭，不答應；你說是，「有飛機，有汽車，有汽船，交通便利，是人生的幸福，」
他卻說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纔是人生的幸
福；」你拿他怎麼樣呢？如今進化學者卻說，「進化是人生所必須的，」
這句話，無異告訴他道，「人家已經用着飛機，用着汽車，用着汽船，一直闖

進了你家裏來了；你若還是用獨木輪的手車，用大眼鷄的帆船，來抵禦他，你如何逃得命過！人家已經用着機關砲，用着機關槍，來攻殺你了；你若還是用馬步弓箭，用大鳥槍，來抵禦他，你如何逃得命過！還怕你不隨着美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澳州的棕色人，一齊的等着滅種嗎？——這樣一說，進化雖然是極討厭的，極可惡的，使我們不能舒着懶筋，吃太平無事的飯，睡太平無事的覺，然而性命要緊，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向着進化那條路走，口裏頭雖然喃喃的怨恨不絕，脚步卻已是不能不挪動了。除非我們充什麼佛和菩薩，念念有詞的道「涅槃」「滅度」「懶得極了，索性連生也不要；那麼，我們只好離了這有生物的活星球，搬到無生物的死星球裏去住。如其不然，那就不能偷懶，一定的要向着進化那條路走。物質方

面是如此，精神方面也是如此，精神方面的進化和物質方面的進化，原沒有兩樣的形式。人家已經解決了貴族和平民之爭，君主和人民之爭，如今要進而解決富人和貧民之爭了，我們如果還是在這里做什麼帝制的夢，復辟的夢，以至於什麼托辣斯的夢，那麼我們的前途，只有兩步。第一步是亡國，第二步是滅種；我們如果說不怕，那便沒奈何，我們如果還有三分的不忍人之心，我們惟有硬着頭皮，大踏步的向着國內和世界上那些對於貴族的平民，對於君主的人民，對於富人的貧民，大聲吶喊道：「我來參加戰綫。」除了這樣，再也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走。以上這兩樣，是明白明白的，無可疑的，我們今日最缺乏的是什麼？和最需要的是什麼？似乎也可以知道了。

然而今日羣衆的情形，似乎還不大知道。辛亥革命的時候，有許多

人歡歡喜喜的說道：「唉！如今好了，從此大家可以食便宜的米了，」似乎羣衆的缺乏和需要，是「食便宜的米，」這誠然是不錯的；可惜的是剛纔下種，便想吃飯，把中間一大段耕耘收穫等等辛苦的工作，全忘卻了。不到一年，大家便覺得革命太費力了；有一位老先生，撇着鬍子的說道：「吾儕小民，有幾許的命，來禁得你二革三革四革五革六革七革哉！」這幾年來，大家不但是革命二字不用提，索性連政治二字也不用提了。提起革命，說是「搗亂」，而且唉聲歎氣的說：「今日的人心，已經厭亂到極點了；」提起政治，說是「齷齪」，似乎這只是那些軍閥和政客專制的名詞，和一般人民沒有關係的；那麼，我要問問他，今日羣衆所最缺乏，最需要

的，是什麼？到底是什麼？

教育麼？實業麼？

這誠然是羣衆所缺乏和需要的，教育實業如果進步，國內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自然也便進步了。却不知道教育實業能有進步，正和方纔所說『食便宜的米』是一樣的話。因爲這已是結果，不是原因啊！沒有政治進步而教育實業不進步的，也沒有政治不進步而教育實業進步的；自消極方面說，教育家實業家苦心孤詣日積月累得來的成績，壞政治一刻的工夫，可以將他掃蕩得乾乾淨淨；自積極的方面說，壞政治如果存在，斷不容教育實業得有進步的機會。我說句這話，並不是灰教育家實業家的心，並不是不將教育實業放在眼裏，我只要證明政治及於教育實業的影響，使一般從事教育實業者不要忘了政治。

我們先最要明白的，政治是什麼東西？政治二字，經了學者不少的解釋，我以為最顯明最切要的只有一句：便是政治所以為人民生命自由等等之保障。在君主專制時代，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是自己不能保障，而靠君主為之保障的；所以君主賢明的時候，人民便靠泰山一般，安然無事；君主昏暴的時候，人民便受君主的蹂躪，叫苦連天，無所逃命了。人民上了這種老當，知道把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交給人去保障，是危險的，所以把保障之權收了回來，自己來做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的保障。這便是民主政治。若是國體雖號為民主，而實際上政治權力全操在腐敗的官僚和暴橫的軍閥手裏頭，那民主便空有其名了。實際上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已經不由自主，而操在那些官僚軍閥手裏頭了。不向他們手裏

頭，一把的奪了回來，生命自由等等，尚且不由自主，還有什麼教育？什麼實業可以講呢？不嫌瑣細的說，一國的收入，人民滴滴汗滴滴血所匯合而

成的一國的收入，全放在官僚軍閥的荷包裏，試問教育家拿什麼做科學的設備呢？自然只好拿粉條黑版講科學了。物質進化的方面，還有指

望麼？至於精神方面，只怕集會出版的自由，也不能得着，更不用說實行

了。精神進化的方面，也只好和東晉人清談似的，過這一生一世了。教

育如此，實業可知，算來算去，除了掛外國的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竟沒有第二個方法，這也不忍多說了。我們如果知道教育和實業，是羣衆所缺

乏的所需要的，便更要知道教育和實業所缺乏的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凡是熱心於教育和實業的人，同時不可不熱心於政治，使眼前的

壞政治，變成好政治；好政治的最大限度，是人民能自己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到那時候，人民纔能將他的生命自由等等去發展教育和實業；故此教育實業的發展，是在好政治實現以後的。

如今要問我們如何能得到好政治呢？在民國以前，國人對於這問題的解答，已不一致，有些主張用革命手段的，有些主張用非革命手段的，這非革命手段，便是所謂立憲派的口頭禪，我們問他道：「你的「憲」是要誰去「立」呢？自然是要人民去立的，那麼，人民在沒有解除壓迫以前，如何能得到立的機會？所謂解除壓迫，便是革命了。你一面要人民立憲，一面又要人民不革命，是什麼意思？」這些問題，他始終沒有解答，所以到底要革一回命，纔得到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然而國人裏頭，用

非革命手段可以得到好政治的夢想，始終沒有拋卻。所以民國六年夏

間督軍團作反，毀棄約法，西南起了護法軍的時候，北京有一部分政客，便

曼聲的說道：「我們是立憲的國民黨，不是革命的國民黨」他們說了

這話，便躲開了護法軍的關係，安心樂意的在北京腐敗官僚裏頭，成功了

蛆蟲化。他們的用心如何，此時不去說他，只是他們看得憲法是一件事，

革命又是一件事，絕對沒有因果連帶的關係，那真未免過於穩健了。對

於國憲是如此，對於省憲也是如此，所以什麼國憲咧，省憲咧，在人民看來，

是一張絕無意義的具文，卻是在人民之敵看來，卻是一種極有興味的裝

飾品，可以隨時拿來遮掩他無量數的罪惡的，若要想憑藉這麼樣的立憲，

來得到好政治，真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了。老實一句話，憲法是革命得來

的。結。果。不。是。革。命。的。替。代。品。以。爲。立。憲。可。以。替。代。革。命。是。絕。對。的。虛。僞。不。但。是。錯。誤。而。且。是。罪。惡。

非革命的手段，除了立憲說而外，還有好人政府說。我在此表明一句：主張好人政府說的，有些是我的朋友，我如今批評這一說，並沒有鄙薄他們的意思；不過我不能不照我良心的判斷，直說出來。我以為這一說，比較立憲說，是進一步的，立憲說是祇要有「憲」，不管什麼人去「立」；人民不能立，那麼，滿洲政府去立也好，把持中央的大軍閥去立也好，把持一省的小軍閥去立也好，所以他的結果是喚起假立憲的罪惡。好人政府，卻能注意於在政府裏的是什麼人？能標明在政府裏的，必須是好人。這。不。是。已。進。一。步。麼？只是他所短的，是沒有估量他所謂政府的價值；可憐。

得狠，他意中的政府，不是以人民爲基礎的，却是以一種特殊勢力爲靠山的。這一種特殊勢力，混名是太上政府，他意中的政府，對於這太上政府的，國務總理不過是一個紀綱之僕，國務總長不過是一羣管賬的，或是跑腿的，只怕還跟不上呢。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麼價值，却要大把的將些好人，塞在裏頭。可憐得狠，那些好人，塞在裏頭之後，都變成壞人了，至少也變成無用之人了。好人政府的作用，在哪里呢？須知這太上政府，除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沒有第二種力量可以將他打破；生息於太上政府之下，以太上政府爲靠山的，却想要矯正太上政府，真真是螳臂當車的故智了。而且這太上政府，還有個太上政府在他的上頭，太上政府對於他，已是一重奴隸，政府對於他，便是二重奴隸，不用說矯正，連趨奉還來不及呢。老

實。一。句。話，政。府。屈。服。於。軍。閥。之。下，軍。閥。屈。服。於。國。際。帝。國。主。義。之。下，在。這。屈。服。復。屈。服。的。狀。況。中，要。想。發。生。好。政。治。出。來，比。緣。木。求。魚，豈。不。更。難。十。倍。所。以。好。人。政。府，終。於。是。壞。人。政。府。或。是。無。用。人。政。府。的。命。運。了。

這。樣。說。來，我。們。欲。得。到。好。政。治，至。少。要。經。過。兩。番。工。作，一。是。打。破。軍。閥。的。工。作，一。是。打。破。國。際。帝。國。主。義。的。工。作。這。兩。種。工。作，便。是。革。命。在。革。命。未。成。功。以。前。好。政。治。是。不。會。實。現。的。

如。今。要。問。革。命。如。何。能。得。到。成。功。呢？上。頭。所。述，羣。衆。所。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好。政。治，欲。得。到。好。政。治，惟。有。革。命；然。則。革。命。兩。個。字，真。是。今。日。羣。衆。求。生。存。的。不。二。法。門。全。國。人。民，無。論。是。教。育。界。實。業。界。以。至。等。等。界。都。應。該。同。心。一。德，向。革。命。那。條。路，大。踏。步。的。走。去。如。果。這。樣，我。敢。信。革。命。早。

已成功了。只是這不過是一個理想，自有人類以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沒有一次，是全國人民一齊奮起去做革命的。起頭的時候，總是止有少數的人，看準了羣衆的缺乏和需要，奮不顧身的爲革命的提倡者，其始不惟不能羣衆的同情，而且反博得羣衆的怨恨和詛咒。爲什麼呢？就是剛纔所說，羣衆的缺乏和需要，羣衆自己還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同情何自而來呢？一直到羣衆漸漸的知道了，也就漸漸的有些同情於革命的了。只是在羣衆裏頭，還是極少數的，在那時候，如果革命的敵人力量雄厚，立刻將他擊破，他於擊破之後，再團結起來，數量必然加增，這還不必耽心。倒是革命的敵人，力量如果脆弱，一時就被他推倒，他推倒敵人之後，反而自己有些站不住了。何以故呢？那時候的羣衆，知道革命爲羣

衆所缺乏所需要的，還是很少，同情於革命者還是很少，爲羣衆而革命的人，得不到羣衆的同情，如何能得到羣衆的協力？於是反革命者乘間而起，羣衆對於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及於羣衆之利害如何，還沒有弄得清楚，自然便等量而齊觀，再加以反革命者對於羣衆用些迷惑的工夫，羣衆的同情，反而傾向於反革命者了。在那時候，革命者宛如孤軍突入重圍一樣，敵人的包圍，一步緊似一步，而自己的後繼，竟至於踪跡全無，於是灰心者便成了潰卒，變節者便成了降兵了。一場革命的失敗史也就於此結束了。所以革命的時候，所怕者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革命的挫折和失敗，不是原因於敵人之打擊，卻是原因於羣衆之不了解。我如今將試十三年來中國革命之經過，來證明一下。中國的革命，倡始於

孫中山先生，經二十餘年之奮鬥，方纔得到辛亥的結果，只是辛亥的結果，是什麼呢？三民主義，在辛亥之役，成就了沒有呢？民族主義所要求的，

一是國內諸民族之平等，二是對於世界中國民族之獨立，自從清帝退位五族共和，民族主義之第一目的，可以說是達到，第二目的，還卻沒有開展呢。至於民權主義，僅僅掛起了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民生主義，便連萌芽卻還沒有，這樣的結果，總算是微乎其微了。然而這微乎其微的結果，已經是極不容易的。辛亥革命的時候，社會上流行一種標語，就是「不要爲異族殺同胞」，這種標語，不但革命黨人極力宣傳，便是各種社會也同聲肯定；在當時成爲一種不可抗的勢力，根據於這勢力，所以有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成就。滿洲末造，傾注全力於練新軍防家賊，然而他所練的

新軍在南方的，都受了「不要爲異族殺同胞」的感化，成爲反正的軍隊；便是在北方的，也不免多少受了這樣的暗示，以致搖動了軍心；於是練新軍防家賊的政策，結果是適得其反，簡直可以算是練新軍以自殺了。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於此可以得一證明。然而「不要爲異族殺同胞」的標語，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的，歷史的留遺，和環境的壓迫，使革命黨人的宣傳，能鑽入羣衆的耳裏，喚起了他的自覺，真不知經過了多少浸漬醞釀的工夫呢。其他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宣傳，在那時候比較起來，是沒有同等的質量的，所以也不能有同等的效力了。試看元二年間，革命黨人，要求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有所動作，不但不能得羣衆的協力，反而惹得羣衆的嗔厭；被袁世凱看出破綻，便利用羣衆的嗔

厭，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辛亥之役，革命黨人，驅逐滿洲，非常之快；

癸丑之役，袁世凱驅逐革命黨人，也是非常之快；可見得革命黨不是失敗於袁世凱，還是失敗於不了解的羣衆呢。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癸丑之役，革命黨人看出袁

世凱是要背叛民國的，所以有討袁之舉；因為羣衆的不了解，以至於失敗。

三四年間，繼續討袁，都是繼續失敗，直至四五年間，袁世凱顯然的背叛民國做皇帝了，於是羣衆裏頭，漸漸的知道革命黨人的標榜討袁，不但是

一種先見，而且是一種萬不得已之所爲了。辛亥之役，社會上流行的標語，是「不要爲異族殺同胞」丙辰之役，社會上流行的標語是「已經

民國了，如何又要做皇帝」

這兩種標語，有同等的效力；前一種標語，能

使清帝退位；後一種標語，能使洪憲帝制取消，後一種標語，也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至少也可說是由二年至五年間，無數革命人的心血頸血，浸漬醞釀而成的。丙辰之役，袁世凱所有的兵力，較之癸丑之役，更爲雄厚；癸丑之役，他能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丙辰之役，革命黨人和向來非革命黨人，一齊的立於反對袁世凱的戰線上，袁世凱不但不能打破他，反而自己衆畔親離，終於做了塚中枯骨，和他的祖宗袁術，地下相逢，做個愁人說與愁人道了。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於此又可以得一證明。辛亥之役，社會上以爲清帝退位便完了事，丙辰之役，社會上爲袁世凱取消帝制，便完了事，一切民權主義民主主義所必須的工作，都撇在腦後，有人要求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羣衆對於他，表示冷淡和嗔厭，

和元二年間，竟差不多；因爲這樣，所以一個袁世凱死了，無數的小袁世凱，依然存在，宛如董卓死了，李催郭汜樊稠張濟一齊出來，他們的撒潑比董卓還要兇些。他們以爲袁世凱的一生都沒有錯，所錯的只是做皇帝一樁事；他們祇要不犯此着，便做什麼都不要緊的，於是亂糟糟的，一直糟到今日，還沒有個收拾。我們試想，他們的力量，能比袁世凱大嗎？他們的

手段，能比袁世凱高嗎？何以袁世凱不能生存於丙辰之役，他們卻居然能生存至於今日呢？若不是社會故意縱容他們，他們何至於此。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經過了元年和五年的覆轍，國裏頭有知識有思想的人，都向革命黨人嚴重的責備，說元年之役，不應該與袁世凱調和妥協，五年之役，不應該與一班

小袁世凱調和妥協，以致革命事業不能貫徹，而內亂反致延長；這樣嚴重的責備，可以證明國人知識思想之進步和證明國人對於革命關係之親密，革命黨人當然是甘心承認的，也當然是勉力改過的。只是六年以後，護法之役，其結果又何如呢？護法之役，起於六年夏間，迄於十一年夏間，時間的經過，比起辛亥之役，延長得多，用兵的區域，比起前兩役，也擴大得多，似乎那及於羣衆的影響，自然比較的更爲深切著明了。十一年六月初，吳佩孚襲用袁世凱以來傳統的政策，贊成護法，黎元洪入京，取消六年解散國會之非法命令，表面上似乎是全然服從革命黨的主張了，裏頭卻是和袁世凱的贊成共和一樣用意。那時候，革命黨的態度，該怎麼樣呢？諸君總還記得：六月六日孫中山先生有一篇宣言，這宣言的內容，先

是對於直軍將士之贊成護法，表示欣慰，隨後便主張把現有兵士之一半，改爲工人，作爲停戰條件，把全數兵士，改爲工人，另編國防軍，作爲和平統一的條件。這宣言的意義，非常嚴重，可以算是民國以來第一篇吃緊的文字，也可以算是民國十一年以後安危治亂的關鍵。何以故呢？剛纔不是說過，國人歸咎元年五年兩役之調和妥協麼？元年的時候，革命黨人和袁世凱有對抗的兵力的講和之後，歸於統一，南京留守，將所轄的各軍，大裁特裁的，裁贖了第八師的一師；廣東都督，將十餘萬民軍裁贖了二師一旅；而袁世凱呢，卻在北方，招兵不已，還恃着大借款來擴充軍實，所以未講和的時候，革命黨手裏拿着一把刀，袁世凱手裏也拿着一把刀，講和以後，革命黨將手裏的刀，交給袁世凱了，袁世凱却將兩把刀都拿起來，把

革命黨殺了下去。五年的時候，也是如此，平和咧，統一咧，無非哄革命黨人將手裏拿着的刀，交給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就拿着這刀來殺革命黨人。這樣的結果，不是革命黨的倒霉，却是國民的倒霉。因為第一次革命黨失敗之後，洪憲帝制便跟着出來；第二次革命黨失敗之後，督軍團造反便又跟着出來了。如今孫中山先生宣言的用意，便是對於前兩次的覆轍，謀一個矯正的方法，他注意於和吳佩孚商量，我的刀如何安放，你的刀如何安放，安放之後，彼此都不能隨意的便拿出來，這纔真真是和平，真真是統一。國人如果想起了元年及五年的往事，念及六年以來的創鉅痛深，料得定是一致贊成這宣言的辦法，而且是一致督促其實行的。誰知不然，一萬個不然，那時候的輿論，對於這宣言，不是全不理會，便是冷嘲熱

諷的說道，「你護法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鬧些什麼呢？是不是還戀着些什麼呀？」代表全國知識界的，是學界，代教全國學界的，是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一班教授，便致電孫先生，說的是：「護法成功，應即下野；」全國最高的學府，還這麼說，其他可想，於是潛伏在北伐軍背後的一班驕兵悍將，平日還是有所憚而不敢發的，至此得了題目，便一哄而起的「請孫下野」了。六年以來，護法軍的根據地，便摧毀無餘了；曹錕的賄選運動，便從此開始了；一班自稱國民代表的國會議員，便戢戢然的趕入豬圈子裏了。到底這一次革命黨的失敗，其原因在哪里呢？從前兩次，說是失敗於調和妥協；這一次，是不調和，不妥協了，何以仍是失敗，而且失敗得比前兩次還迅速，還凶慘？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是失敗於吳佩孚麼？不

是，那時候，北伐軍還沒有和吳佩孚接仗呢！是失敗於一班造反的驕兵悍將麼？也不是，那時候一班驕兵悍將，分明是還有所憚而不敢發呢！算來算去，除了失敗於羣衆的，不了解，沒有第二樣說法。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以上種種，都是十三年來中國革命經過的事實，革命和羣衆的關係，於此已可以完全顯出。待羣衆了解，然後革命，不過是一個理想；而羣衆不了解，革命不能成功，又有許多經過的事實來證明其不謬。然則革命黨，惟有一面自己努力於革命，一面努力於求羣衆的了解，革命運動不必待羣衆了解而後開始，卻不能不待羣衆了解而後成功。

如今要問如何纔能得到羣衆呢？國內的軍閥和國際的帝國主義，

如此勾結，如此壓迫，眞眞是存亡危急間不容髮，若待到羣衆慢慢的了解過來，然後革命成功，那眞眞是遠水救不得近火了。所以我們今日，不能不想出一種催促羣衆了解的方法，也就是縮短革命期間的方法。這方法第一要問的，我們是不是要爲羣衆利益而奮鬥。如果不是，那就與羣衆毫無關係，或者竟是羣衆的敵人，什麼也不用說了；如其是的，我們終可以得到羣衆的了解。於是第二要問的，我們如何能使羣衆快快了解。須知羣衆的意思，是散漫的，是暗昧的，這是進步遲慢的總因；我們如果要催促他進步，須要將他的意思整理起來，顯著出來，我們能夠集中羣衆的意思，纔能夠集中羣衆的力量；於是第三要問的，我們如何能集中羣衆的意思和力量。我們可以答道，除了結合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沒有第

二。個。方。法。關於這一層，一時也解釋不盡，中國國民黨已有了宣言和章程，民國日報因此發行了一種特刊，將宣言和章程載在上面，還有幾篇論文，附在後頭，都是對於這一層加以解釋的，我也不用複說了。

我所講的大意是如此；至于如何去解除這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對於國事之痛苦呢？在於全國人民，尤其在於全國人民裏頭有思想有知識的人了！

增訂 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戴季陶著

全一册定價一角五分

思想界的紛亂極了，中國國家的社會的危機逼緊了，怎樣救中國國家的社會危機，請看這一部書！

全書經戴先生自己校正過，並增加了四分之一。看過第一版的，務必請看第二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中國國民黨講演集第二集(全一册)

每册實售小洋八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民智書局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天吉里三三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

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
廣州 上海西門 杭州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九十一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4640B

大正